

追随一条自愈的思想河流

□禾刀

《巡礼之年:野姜花》《巡礼之年:井旁边大门前面》《巡礼之年:横式风景》这三部集子是周志文多年写作的小品文汇编而成,透过这些朴实的文字,我们似乎看到了眷村老兵晚年命运的悲怆,感受到底层社会扑面而来的浓烈烟火气息,聆听到布拉格的余音绕梁,还有大自然那四处弥漫的芬芳。

身处激荡的时代,眷村老兵命运如同大海中的一叶孤舟。周志文朋友的父亲是一位老兵,“在生病的时候,曾一度想住进一所东部的荣民之家”。但当朋友去那里看了后发现,“几个父亲早年的‘战友’已经变得疯言疯语的”。而在参加完朋友父亲的葬礼后,周志文“刻意地经过荣总前面”,发现那周围“显得格外空旷”“满树的繁花都凋零殆尽了”。高峰时,台湾曾有眷村近900座,当年被历史裹挟越过海峡的老兵,只能任由岁月处置他们的风烛残年。他们远离了故土,一同剪掉了人生归属的根系。

周志文擅长观察,更善于琢磨。常人眼里的理发师,在他眼里变成“将无数黑发剪成白发”,似乎他们最能见证人生的真谛;而偶尔停电,



《巡礼之年:野姜花》
《巡礼之年:井旁边大门前面》
《巡礼之年:横式风景》
周志文 著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黑和少有的宁静,这让他陡生感慨,没有了冷气,人们终于不得不打开窗户,大口吮吸自然的空气;一位资优生的自杀,确实带给无数人以惋惜,但又十分短暂;人尚且如此,更何况巷子里一条狗的死去。随着其他事物的冲淡,人们逐渐“减轻了它(狗)令人‘震惊’的程度了”。而“没有狗吠的巷子,似乎缩短了深度”。读到这里,让人不禁想起陶渊明的那句“狗吠深巷中,鸡鸣桑树颠”。

生活不只有沉重,许多时候还有些荒诞。有些贵重的东西看似拥有,又似乎不

曾拥有。周志文写到一位友人有两只昂贵的手表,担心因此招惹飞来横祸,不敢戴在手上,而是放在抽屉里。因此他的“烦恼在于他不敢戴它,但却每天必须记得把它们从抽屉里拿出来,各摇它十几二十分钟,如果有事忘了,表就停了”。

生活许多时候没有答案,但仔细揣摩却又妙趣横生,独处时不觉隐然作笑。就像他笔下的那位画家,其作品被市场炒热后,于是“近十年来,在不断重复他‘卖相’好的画,有人说那是旧作,但确实不是”。周志文写的是周边人,映射的是社会现实。

这部集子写的是周志文的经历,所见与所闻。由于曾长期在国外工作的缘故,他有机会观察这些地方的风土人情,还有他所钟情的音乐艺术。没有亲身经历,是很难领悟艺术的“纯粹”二字。周志文这里写了一次有趣的经历。

那是一次在布拉格看歌剧,一个极小的剧场,门票也不贵,晚上还要演三个节目,演出人员和工作人员也不少。在一般人看来,这样的演出有些得不偿失。然而,事实让人惊掉下巴,“在这剧场担任角色的往往是极有名声的声乐家或演员,而担任伴奏的,也都是颇有名气的音乐家”

“他们宁愿为自己的生命而演出,为自以为崇高的艺术而演出,由于没有衡量金钱报酬的因素,使得他们的生命及艺术,呈现出更为透明、更为纯粹的意义”。“纯粹”是他们演出的意义,也是因为这样的“纯粹”,引起了周志文的躬身自省,自己“曾因为稿酬过低而发牢骚”。

客居布拉格期间,周志文除了频频接触音乐艺术,同时他也会仔细观察这座历经沧桑的城市。“在布拉格,所有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都是坚硬的、固定的、静止的,房屋、雕像、桥梁,没有不是稳定如磐石,因为坚固,所以永恒。”永恒是因为人们的率性与坦然,艺术只是这里的一种生活习惯。

但这座城市也有被人选择性遗忘的地方,比如被欧洲人标签化的吉卜赛人,“直到今天,世人把同情全给了犹太人,在受难者的名单里,连一个吉卜赛人都找不到”。从新闻中也可以看到,吉卜赛人在那些自诩自由开放的欧洲国家,仍旧不受待见。

带着思想生活,生活就会充满思想的灵性。读周志文的小品文,就像品尝一杯飘出淡淡清香的春茶,让人放下一身的疲惫,抛却许多迷茫与烦恼。

情真 意深 巧思

□马忠

刘崇善是一位年届九旬的儿童诗诗人,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,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与研究。他钟爱儿童诗,几十年不改初衷,践行自己的儿童诗主张,“努力去写让儿童看得懂,反映儿童生活,表达他们真实思想感情的儿童诗”。近日,读到他入选“童诗百年”书系的儿童诗集《献给老师的花》,这是一本情真、意深、巧思,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的儿童诗集。

《献给老师的花》精选了刘崇善创作的儿童诗69首,他的儿童诗的显著特点,就是从儿童出发,儿童日常的学习、生活、游戏、友谊,以及他们的苦恼、焦虑、渴望、理想等,在这本诗集中都有所表现,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儿童世界和精神风貌。儿童诗要抒儿童之情,寄儿童之趣,他特别注重诗的取材和构思,虽然儿童诗的题材并不受限制,但各人的着眼点和写法却不同。

大多数儿童诗作者写到自然(包括江河湖海、花草树木)的题材,往往运用拟人、比喻、夸张的手法,就事论事,再现自然形态的东西,并不能给人新的感受和启示。而刘崇善的儿童诗,写山并不就是“山”,“我从公园里的假山起步,快把面前的道路



《献给老师的花》
刘崇善 著
山东电子音像出版社

缩短, /‘这山望着那山高’, /对!越高越险才越想攀登。”《登山遐想》从人与山的关系中,突出儿童征服自然的信心和力量。写湖也并不完全是“湖”,既有自然界湖的存在,又有儿童在面对它时的感受和愿望,“该不是我的幻觉, /湖上闪过船影, /白帆在蓝天上飘, /船在星际中航行。”《湖中幻影》同样,写花和草也不只是花花草草,“花的根须扎在我们心底, /我们是繁花似锦的一代”“一年四季, /万紫千红, /春天始终与我们同在。”《花的世界》“姐姐爱花, /我爱小草”,从“小花和小草, /它们亲亲密密多好”联想到他和姐姐,亲密地“手牵着手, /洒下一路的笑”《爱好》。儿童诗可以托物

抒情,也可以咏物,但刘崇善的诗不是咏物诗,而是将人事物景融合在一起,这样写更具体、形象,也更符合儿童的欣赏习惯和兴趣。

独创性的构思是儿童诗创作的重要一环,也是诗人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。但儿童诗的构思不是闭门造车、冥思苦想的结果,必须是从生活中来。刘崇善强调儿童诗的构思,以《献给老师的花》为例,这首诗揭示一位女教师为哺育下一代不辞辛劳地工作,以及她崇高的思想境界。诗中以假日孩子们到田野采摘鲜花、老师在家里批改作业两幅不同却又关联的画面,突出园丁培育祖国花朵的形象。倘若直接抒情,未免流于浅薄,而由眼前的“田野”“花朵”延展开去,借助联想、比喻和象征,从“鲜花打扮着绿色的田野”到“蓝色的字迹像绿色的田野/红色的批语如一簇簇鲜花……”的诗意图转化,结尾引出“多美的祖国的花朵/在老师的心田里扎根开花……”使诗的主题得到进一步升华。全诗比喻贴切,意象鲜明,诗中有画,情景交融。

强调儿童诗构思的独创性,要求表现诗人的艺术个性,绝不是提倡去追求离奇古怪的东西,而是要合乎儿童生活的情理,这在儿童诗集《献给老师的花》中得到了

较好的体现,比如表现儿童微妙心理的《镜子里的小姑娘》;或设置假想的情景以突出儿童的愿望和理想的《实在的事情》;或将现实与象征融合在一起拓展诗的意境的《献给老师的花》;或把无私的赠予与恶作剧相互衬托来显现美的心灵的《蝴蝶与蝴蝶结》……这一首首生动活泼的儿童诗,体现出孩子们在生活中有趣、纯真的生活画面,以独特的角度,天真的口吻,浅白的语言,插上想象的翅膀,抒发了真切的感情。

近些年受成人诗种种弊端的影响,有些作者往往为了追求所谓的“新”和“奇”,置儿童诗的针对性于不顾,乐把晦涩滞碍当深邃,写出的诗令读者敬而远之。刘崇善自始至终一直遵循艾青提出的“朴素,单纯,集中,明快”的创作要求。他认为,“创作儿童诗并不是从简单的兴趣出发,既要考虑不同年龄的读者对象的要求,努力做到为他们所喜闻乐见,又要注意诗的题材、样式、风格的多样化”。因此,他的儿童诗写得清新、活泼,富有意味。所谓“意味”即“有意义”或“有意思”,恰恰是中国儿童诗的传统。儿童诗需要创新,但必须在创新中守“正”,让生活成为创作的源头活水,让孩子们通过儿童诗遇见未知的自己,让孩子成为文本的真正解读者。

找到那所房子

□辽京

还是应该总结一下为什么要写这些故事,包括从2019到2022年的一些短篇,零散发表过,集合成这本《有人跳舞》。写作并不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情,读书也不是,读小说就更不是了,用过时的话说,这些都是非必要的。因为非必要,所以我觉得有必要多说几句。

故事本身不需要解释,解释权应该交给读者。无论热闹或者冷清,文学生产就是这样一个循环,打开门,递出去,然后等待回音。我喜欢“生产”这个词胜过“创作”,生产有一种热气腾腾的现场感,充满杂音,有原料和出品,有启动和停止,有疲惫和休息。相比创作,生产是一种人人都能理解的,没有披上玄妙外衣的朴实描述,它能够驱散迷雾,确定秩序,而不会制造混乱与失序。在过去的几年里,我靠着写小说来建立一点秩序感和确定感。当生活

本身变得难以理解,不可捉摸,文学反而成为一个稳定的锚点。在这样的状态下,我喜欢清晰多过含糊,喜欢鲜明多过混沌,喜欢简洁多过复杂,我想要从生活中提炼一点永久的东西出来而不是复制生活的图样。我想要找到一些坚固的规律,在一把尺子能够衡量或者一盏灯能够照耀的范围内,建立一个自洽运转的小世界。这些文字无法帮我



《有人跳舞》
辽京 著
中信出版集团

逃避现实,也没有长了翅膀,带我飞去更远更好的地方,但是它们可以带我回家,或者说,它们就是家,是一个杂乱世界中的宁静归处。

故事不是逃避之地,而是一道长长的楼梯,通往更深处的现实。写作就像一个人攀着台阶,拾级而下,直到火光熄灭,你知道要结束了,不能再往下走了。在那个当下,那个时刻,能说的只有这么多,界限就在那里,除了返身而上没有别的选择。合上书本,人总要回到无处可逃的光明之中。这些故事其实比生活本身更灰暗,里面一些泥塑土捏的人,一些光滑的影子,一些曲折和一些巧合,从现实到虚构的生产过程使它们失去了真实的纹路和皱褶,成为一些标本,印在书本上,摆在展览柜里,没什么不同。如今文学不再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,甚至连装饰品也算不上,而是孤寂冷清的展品,偶尔有几双眼睛盯住它,试图透过虚构的故事去看见一些道理,得出一些结论,其实不会。读小说只会越读越迷失,它总是通向更偏僻更幽暗的地方,而我们永远可以用自己的烛火去照亮一点点。

假如有一天,什么都靠不住,什么都不作数了,我们的所学、所听、所信都被推倒了,被否定了,还有那么多读过的故事可以回顾,也是一种温暖。某种意义上,虚构是最坚实的,虚构无人可以推翻,比现实存活得更久,总是留在原地,带着彼时彼刻的一些印记,时代的,地理的,快乐的,悲伤的,闪闪发光或者黯淡无华的……故事会变老但是不会变旧,面对新的读者,它们永远是新鲜的样貌。

门罗说,小说不是一条道路,更像一所房子,我很喜欢这个比喻。建一所房子,天冷的时候,路过的人可以自由地走进去取暖,休息然后离开。那里炉火总在燃烧。

(本文为《有人跳舞》后记)